

博茨瓦纳叶伊人田野调查 及其国家建构之思考^①

——以博茨瓦纳塞波帕村为例

徐 薇

【内容摘要】博茨瓦纳是一个有着众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国家，自独立以来朝着建立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现代民族国家方向发展，从而忽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与发展。本文即是对博茨瓦纳少数民族叶伊人的田野考察，以叶伊人聚居的村庄为个案，系统论述叶伊人的历史概况、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仪式等方面，并对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总结。

【关键词】塞波帕村；叶伊人；田野调查；文化变迁

【作者简介】徐薇，人类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历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1年2月初至5月底，作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启动的“当代非洲乡村社会变迁调查报告”项目之一，笔者赴博茨瓦纳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考察。“当代非洲乡村社会变迁调查报告”是非洲研究院一项基础性研究工程，旨在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并借鉴西方人类学的成

^① 此次在博茨瓦纳的田野调查，获得非洲研究院资助，并得到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非洲粮食基金、上海丰越玻璃制造有限公司以及博当地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特别的感谢。

果,就独立以来的非洲乡村变迁进行人类学田野考察,以期更好地理解当代非洲社会。^①

在博茨瓦纳期间,笔者首先在帕拉佩(Palapye)村生活了半个月,调查恩瓦托族的酋长制度。接着来到博茨瓦纳唯一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措迪洛神山进行考察,那里保留着先民们创作的岩画艺术。之后,笔者探访了杭济(Ghanzi)的布须曼人。在一位华人朋友的引荐下,笔者来到位于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的塞波帕(Sepopa)村做了半个月的田野调查,主要调查博茨瓦纳少数民族叶伊人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并于4月底来到古马雷(Gumare)——叶伊人的首府,考察了叶伊人一年一次的文化节。此篇调研报告即是笔者对叶伊人研究的初期成果。

一 叶伊人历史概况

博茨瓦纳位于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盆地,是一个内陆国家。东部和东北部与津巴布韦相连;南部和东南部与南非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纳米比亚毗邻;东北一角与赞比亚交界。国土面积581730平方公里,全境一半以上地区处于南回归线以北热带地区。地势东高西低,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全国人口180万,分布很不平衡。大多数城镇和村庄位于东南部狭长地带,人口都集中在这个地区,而广阔的西部和北部却人烟稀少。

博茨瓦纳被称为“非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自1966年独立以来,40年间,该国从一个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发展为小康之国,并被世界银行评为中等收入国家。^②根据“透明国际”2008年的调查显示,博茨瓦纳再次被评为“腐败最少的非洲国家”称号。^③然而与这番经济繁荣景象形成鲜明

① 本调查项目由刘鸿武教授设计,他强调本项目的学术旨趣在于突破人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界限,“一方面是用人类学的眼光与方法来研究当代非洲国际关系与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从非洲国际关系种种特殊现象的角度来思考非洲的文化特性与民族特性。因为当代非洲的许多国际关系事象,包括国际冲突与国内冲突事象,都需要动用人类学的知识与理论,都可以从文化、民族、宗教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把握。”

② 世界银行 <http://web.worldbank.org>。

③ 透明国际组织 www.transparency.org。

对比的,是原本多元语言与文化的渐渐消亡。很多官方材料对博茨瓦纳民族的介绍是:博茨瓦纳是以讲班图语系的茨瓦纳语的茨瓦纳民族为主体的黑人国家。“博茨瓦纳”的意思就是“茨瓦纳人的国家”,茨瓦纳人占了全国人口的90%,分属8个主要部族,^①因为这8个部族有着相似的历史、语言与文化而被政府承认,在政治法律文化上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语言上,茨瓦纳语是全国通用语。^②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官方文件存在很大差异,事实上,博茨瓦纳还有37个未被政府承认的少数民族。^③据2001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茨瓦纳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8%,非茨瓦纳人占60%。博茨瓦纳是一个有着45个民族、26种不同语言的多民族国家。^④然而独立以来该国的发展模式是效仿英国,旨在建立一个以茨瓦纳人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少数民族面临着丧失自己语言、文化和不均衡发展的困境。

笔者所调查的叶伊人,即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语言与文化的少数民族。从2001年开始,叶伊的文化精英们即开始向政府申请成为被承认的第9个民族,至今未能成功。目前,仍有很多叶伊人在为保护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而作着种种努力。^⑤本文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结合文献资料,从叶伊人的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仪式等方面呈现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博茨瓦纳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作出相关的理论解释与思考。

博茨瓦纳共有45个民族,叶伊(Wayeyi)因为有着自己的语言与文化而被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叶伊人主要居住在博茨瓦纳西北部的恩加米兰地区(Ngamiland)、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是这一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⑥也是第一个定居在此的班图语系的民族。^⑦

① 八大部族有:恩瓦托(Ngwato)、昆纳(Kwena)、恩瓦凯策(Ngwaketse)、塔瓦纳(Tawana)、卡特拉(Kgatla)、莱特(Lete)、罗龙(Rolong)和特罗夸(Tlokwa)。

② 徐人龙编著:《博茨瓦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

③ 主要是:卡兰加人(Kalanga)、伊姆布库苏人(Hambukushu)、苏比亚人(Subia)、卡拉哈迪人(Kgalagadi)、叶伊人(Wayeyi)、布须曼人(Bushman)、赫雷罗人(Herero)和科图人(Kgothu)等。

④ Nyati-Ramahobo, L.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for tribal neutrality, Paper submitted to the Minister of Presidenti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aborone, 1998.

⑤ 保护传承叶伊语言文化的非政府组织 <http://kamanakao.com>。

⑥ 据2001年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叶伊人口有6万。

⑦ Tlou, T, A History of Ngamiland, 1750 to 1906, Gaborone: Macmillan, 1985, p. 11.

最早的叶伊人居住在赞比亚西部地区,据史料载,1750年,叶伊人为了逃避洛奇(Lozi)部落酋长要求交纳的供奉,集体迁移到现今博茨瓦纳西北部的恩加米兰区、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桑人(San)通婚居住在一起,愉快地称彼此为表亲。^①至今在叶伊语中仍包含很多桑人的语言。

奥卡万戈河从安哥拉高原流下,终年流水不断,分成众多小河流,形成三角洲。这里土地肥沃、环境舒适,生长着各种野果和蔬菜,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为早期的居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叶伊人主要依靠农业生产、饲养牲畜、采集树上的野果以及捕鱼为生,他们平时也制作草编、独木舟、罐子等日常用品。他们的语言很特别,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歌舞艺术,且世代相传。

19世纪初期,恩瓦托部族发生内战,战败者塔瓦纳带领部族臣民们逃亡到叶伊人聚居的地区——博茨瓦纳西北部恩加米兰,建立了自己的部落王朝——塔瓦纳。塔瓦纳人在生活方式与习俗上同叶伊人差异很大,但他们在早期仍能够和平相处。然而塔瓦纳部族在当时有着强大的军队和有力的政治组织,他们开始统治与奴役爱好和平却贫穷柔弱的叶伊人。^②于是,在塔瓦纳部族的统治下,叶伊人要向塔瓦纳人交纳沉重的供奉,很多叶伊女孩们被迫嫁给塔瓦纳人,一些叶伊人害怕受到塔瓦纳人的折磨而将自己的孩子卖给他们做奴隶。塔瓦纳占有叶伊奴隶的全部财产,还禁止他们说自己的语言、实践自己的文化。^③

1885年博茨瓦纳沦为英国殖民地,史称“贝专纳兰保护地”。殖民政府为了便于管理,承认有着相同语言、历史与文化的8个部族为当地的统治者。塔瓦纳便成为恩加米兰地区的统治者,诸如叶伊、赫雷罗、伊姆布库苏等少数部族都要服从于塔瓦纳的统治,按照塔瓦纳部族的风俗与法律办事。1936年,传教士雷伊(Rey)意识到占当地人口很小部分的部族竟然统治着大多数的人口,这是不公平的,他试图改变恩加米兰地区各个部

① Kamanakao Association, Shiyeyi Phrase for Use in The Okavango Delta, Gaborone: Kamanakao Association, 2001, pp. 2-3.

② Tlou. T. and Campbell, A History of Botswana, Gaborone: Macmillan, 1997, pp. 143-144.

③ Kamanakao Association, Brief History of The Wayeyi Tribe, Gaborone: Kamanakao Association, 2009, pp. 7-9.

族受塔瓦纳部族统治的现状。雷伊开始进行人口普查,而塔瓦纳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弱小部族,强迫叶伊人承认自己是塔瓦纳部族,叶伊人的反抗斗争就此展开。^①

博茨瓦纳自 1966 年独立以来,走上一条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路。在国家政体上,一方面建立西方民主国家的总统内阁制,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酋长制。特别是在地方社会,8 大部族酋长仍是当地的管理者,是初等法院的院长,有着行政权与司法权,仍用茨瓦纳人的习惯法来审理案件和解决纠纷。因此,叶伊人依然要服从塔瓦纳部族的管理,生活中仍会遭遇种种不公平对待,叶伊人无法拥有自己的酋长,即便是选举出了本族的大酋长,却一直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无法拥有同茨瓦纳人酋长一样的权力与待遇。

二 田野点概况

本文选取的田野点是一个地处博茨瓦纳西北部、靠近奥卡万戈三角洲源头的小村庄——塞波帕 (Sepopa)。这里世代聚居着叶伊人和伊姆布库苏人,以叶伊人居多。可以看出,博茨瓦纳政府对村庄建设的投入不菲,在这个将近 4000 人口的村子里,建有一所小学、一所初中、一个警察局、一个邮局、一个诊所、一个动物保护站、一个商店、一个酒吧。每家门外都有自来水,每月的水费大概在 7—30 普拉。人们主要靠饲养牲畜、种田、捕鱼、做草编为生。

笔者居住的这家女主人的名字叫 Nkgomotsang Baukgotsi (以下简称 NK),是村诊所的保育员。NK 生于 1957 年,生育了 8 个儿女,还帮助死去的妹妹养大了两个孩子,她常说,她有 10 个孩子。她至今未婚,8 个孩子属于不同的父亲,因为叶伊自古以来是母系社会,以父系为主导的一夫一妻制在叶伊人中并不普遍。村子里,很多妇女有孩子却没有合法的婚姻。NK 的工作是教育社区的人们如何过上健康生活,让青少年远离酒精,指导人们如何避孕,防治艾滋病。她每天 7 点半开始工作,上午 10 点回家吃早饭,休息片刻再去工作。她时常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做巡诊,探

^① Kamanakao Association, Brief History of The Wayeyi Tribe. Gaborone: Kamanakao Association, 2009, pp. 9—10.

望疾病患者或者新生儿，为村民们送去药品并指导人们相关的医药卫生知识。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近 30 年，从未换过工作，村民们都很尊敬她。

在 NK 的帮助和引领下，笔者开始了对叶伊社会与文化的田野考察。

三 叶伊人的社会结构

叶伊人自古以来是母系社会，他们的世系血统姓氏通常延续母亲家族，母亲的兄弟在家族中享有很高的地位。NK 的 8 个孩子的姓氏全部沿用她的姓氏。

1. 家庭 (Family)

家庭是叶伊社会的最小单位。核心家庭包括一夫一妻及他们的子女，然而当儿子娶亲、女儿离婚或者有其他亲戚加入时，核心家庭就会扩展成一个大家庭。在叶伊语中，核心家庭与大家庭都是一个单词“MOZI”。在叶伊家庭中，关系比较近的亲属通常会分享牲畜与农田。家庭中男性的财产由其姐妹的儿子继承，大多数女性的婚姻由其舅舅来决定。

世系家族由几代人传承而成。在母系社会中，世系祖先都是女性，而且是结婚生子的女性，尽管她的兄弟会成为行政上的首领，但她永远都是人们信仰与精神上的领袖。她可以召集成员们在一起商议家族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她同样在氏族部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 氏族 (Clan)

据一位叶伊老人回忆，叶伊由 8 个氏族组成，每个氏族有着不同的图腾，并以图腾的名字命名该氏族。^① 这些图腾大多数是与叶伊人生活在一起的野生动物，分别是：狮子、猴子、猎豹、大象、水牛、牛、河马等。还有一个氏族的图腾是水，NK 告诉我她的家族就属于水氏族。水和狮子氏族都是叶伊人的皇族，酋长来自于这两个氏族，这两个氏族之间经常通婚。氏族成员们可以射杀这些图腾，但是本族成员不能吃本族图腾的肉也

^① Larson, T. J., History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Bayeyi of Ngamiland,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thnology, Vol. 12 (1), 1989.

不能触摸它，其他氏族成员可以吃肉。

8大氏族是聚居在古马雷（Gumare）地区的叶伊人的分类，其他地区还有更多的氏族。同一氏族基本都是亲戚，因此成员之间禁止通婚。氏族成员之间亲如一家，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家庭事务、狩猎计划等。在其他地方遇到同一氏族的人都会认为彼此是亲戚，并给予热情无私的接待。氏族成员间同样对彼此负有责任与义务，如果一个成员遇到困难，其他成员都将给予他帮助与支持。可见，在传统的叶伊社会，氏族既是用来区分彼此的边界，又是凝聚彼此的纽带。

3. 编团 (Regiment)

随着社会变迁，氏族观念在如今的叶伊人中已经消失，人们不再用氏族来区分彼此。然而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叶伊人近年来采纳了军队里的编团概念，主要按照年龄进行分组，在族内事务上分工合作，为争取自由平等而共同奋斗。分为三个团：^①

（1）扫除障碍团。年龄在30—49岁，负责照顾酋长。在举行叶伊文化事务期间，负责杀牛，为人们提供饮食服务。当酋长到来或者离开时，他们要骑马陪同。

（2）解决问题团。年龄在50—60岁。他们在举行文化事务期间，负责相关具体工作，诸如做饭、组织舞蹈队、安排场地等。他们将来会成为叶伊酋长议会的主要成员。

（3）吞掉狮子团。年龄在61岁以上族中的长老。负责辅佐酋长，组成叶伊酋长议会，必要时他们可以作出最终裁决。

编团自成立以来，在叶伊社会中越来越普遍，人们按照不同年龄加入不同的团，甚至在叶伊人的歌曲中也包含了团的内容。

四 叶伊人的日常生活

在塞波帕村子里，大部分家庭是一个扩展型家庭，父母子女几代人生

^① Kamanakao Association, Brief History of The Wayeyi Tribe, Gaborone: Kamanakao Association, 2009, pp. 16—17.

活在一起，共同饲养家畜、分担家务。老人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人们十分敬重老人，给老人最好的食物和环境。

1. 家屋

大部分叶伊人居住在传统的家屋中，即圆形土坯房，用茅草搭建的锥形屋顶，周围立着几根木桩作为支撑。这种传统家屋非常适合当地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冬暖夏凉，通风散热。现在有部分条件好的家庭建起了砖瓦房，一般格局是三室一厅、一个厨房、一个洗澡间，厕所在屋外。

叶伊人喜欢在家屋周围用高高的芦苇杆编成一个封闭的庭院，一方面保护了隐私，另一个方面也为了防止诸如羊、狗、驴等动物闯进来。庭院的入口有门，夜晚或者没人的时候会锁上。

2. 经济生活

据村子里的老人介绍，^① 叶伊人传统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捕鱼、狩猎、采集、耕种、饲养牲畜等。奥卡万戈三角洲内有 30 多种可供人类食用的鱼，叶伊人自古以来靠捕鱼为生。最佳的捕鱼季节是每年的 4 月、5 月，雨水丰沛，水面上升。叶伊人主要用以下三种方法来捕鱼。

(1) 陷阱。用芦苇杆编成的圆锥形篓子，放在水里，一旦有鱼游进去就无法出来。此种方法适合用于雨季。(2) 鱼网。当水流到达峰值时，用陷阱很难捕到鱼，人们会选择用鱼网。传统鱼网由植物纤维制成，天然白色鱼网很容易吓跑鱼，于是人们把鱼网染成黑色，以避免吓跑鱼。(3) 毒药。7 月是一年中的冬季，河流开始干涸，人们用毒药来捕鱼。将有毒性的植物磨成粉末状，撒在有鱼的区域，当鱼游过时，就会中毒昏倒，浮上水面。这种毒药对人类和牲畜是无害的。

传统时期农耕技术落后，叶伊人只会用锄头等简单的农具耕种很小的土地，以维持一家人的口粮及基本的粮食储备。人们一般在 11 月、12 月开始耕种，来年的 5 月是收割时节。现代社会，随着农耕技术的不断改进，人们开始用牛轭、橇等工具进行耕作，耕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也不断提高。现在人们经常耕种的作物有高粱米、玉米、黍子、豆子、南

^① 2011 年 3 月 15 日下午，访谈塞波帕村的老人，是 NK 的表哥，名字叫 Esmond Muqhu-itywe Kauthemwa。

瓜、西瓜等。人们会将剩余的粮食、蔬菜放在村口贩卖。

当雨季过后，庄稼收割完毕，叶伊人开始了捕鱼、狩猎、采集野果等活动。博茨瓦纳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狩猎者的天堂。叶伊人自古以来擅长打猎，在政府限制打猎之前，人们为了象牙猎杀大象，也猎杀河马、羚羊、鹿等食肉动物来吃肉，用动物的皮毛做斗篷、毯子、衣物等。人们运用各种陷阱来捕杀猎物，同时也用枪、茅、弓、箭以及原始枪炮来刺杀猎物。如今受到保护的鸵鸟，也是过去人们狩猎的对象，鸵鸟肉可以吃，鸵鸟羽毛可以用来做装饰，鸵鸟蛋壳可以制成女人们喜欢的项链、头饰等装饰品。

现在的博茨瓦纳政府非常重视保护野生动物，特别是对濒危物种的保护，然而在狩猎季节，一些食肉动物依然被猎杀，只是在数量上有所限制。在广阔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地区，在杳无人烟的灌木丛中，仍有人无视国家法律而狩猎大量的野生雄鹿、食蚁兽、斑马、食肉动物等，这些野生动物与当地人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很多人以此来增加收入。更有甚者受雇于国外的个人或者组织，偷猎濒危野生动物以赚取高额利润。对此，博茨瓦纳政府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区，派训练有素的巡防员日夜坚守，保护大象、犀牛、猎豹等濒危动物。

3. 饮食与服饰

传统时期的叶伊人，有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知识。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就能采集到很多食物。他们的传统食物是鱼、睡莲根茎、莲子、莲花、叶子等，他们喜欢吃野生蜂蜜，也喜欢吃诸如白蚁、蝗虫、甲虫的幼虫等。叶伊人擅长用弓箭射杀小型的鼠类动物和鸟，诸如蟒蛇、非洲巨蜥、蜥蜴、青蛙、乌龟等则是叶伊人丰富的蛋白质来源。

如今在叶伊人的饮食中，已经较少出现这些野生的动植物，一些西方食物进入叶伊家庭。笔者在NK家里做调查时，每天早上8点多吃早饭，一碗加入牛奶和糖的高粱米糊；下午1点吃正餐，主食是米饭或者巴巴粉，副食是鸡肉或者牛肉再配上一些甜菜根、卷心菜、南瓜等蔬菜；晚饭很简单，通常是面包和奶茶。NK为了让我体验叶伊人的传统食物，还特别为我做了鱼肉炖睡莲。

叶伊人的传统服饰，主要由兽皮制成，女人包括上衣和围裙，男人只有一件遮住下体的短裤或者围裙。随着兽皮的渐渐稀少，现在的叶伊人同

其他民族一样，穿着西方式样的衣服，在重要的仪式场合，男人要穿西装，女人则要穿上比较正式的套裙以及头巾、披肩。

4. 手工艺术

在叶伊社会，人们擅长制作各种式样的传统手工艺品。男人们主要制作独木舟、弓箭等狩猎工具；女人们擅长制作草篮子、垫子、首饰、衣服、烹饪工具等。

博茨瓦纳的草编艺术世界闻名，主要出自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的叶伊人和伊姆布库苏人。他们有着制作草编的悠久传统和技法。每到农闲季节，女人坐在自家院子里的大树下，开始用当地特有的棕榈树叶子制作草编。女人用一根针，将晒干的叶子剥成细条，编织成大小样式不同的篮子或者垫子。为了更加美观，女人们将棕榈叶子和一种能够染色的天然植物一起放在沸水里煮，原本土黄色的棕榈叶子就变成了深棕色或者黑色，这样不同颜色搭配起来可以组成非常漂亮的图案花纹。草编大小各异，大的用来做容器，盛放粮食；小的用来放置一些日常用品。叶伊妇女通过对自然界动物与鸟类足迹、活动的观察模仿，创造出世界上复杂而又令人着迷的草编艺术。

过去，叶伊女人们用兽皮、豆子、豪猪毛制成漂亮的衣服和首饰。现在，只有在叶伊人的传统歌舞表演中，人们才会穿戴上这种传统服饰。

传统的烹饪器皿由三角洲区域的黏土制成，人们用牛粪来烧制大小不一的锅和碗。在塞波帕村子里，大多数的叶伊人仍使用传统的烹饪器皿来炖牛肉、羊肉、鱼等。特别是在婚礼、葬礼等重要仪式或者节日中，人们普遍使用大锅制作传统食物，与大家分享。

五 叶伊人的仪式

1. 出生

传统时期妇女们在自家庭院的后面生孩子，现在大多数妇女都被送到公立医院进行生产。产妇通常吃的食物是高粱米糊，她们认为这种食物可以让肚子变小。新生儿出生几个星期之后，父母会为他举行一个聚会，给他取名，受邀请的亲友们都会送礼物以庆祝这个新生儿的降生。

2. 成年

在传统社会，叶伊女孩第一次月经来潮，意味着她已经成年。老年妇女们会为她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首先，老年妇女会大喊大叫，让人们都知道这个女孩来月经了，女孩成为女人了。然后，女孩被送往远离村子或灌木丛中牛站附近的小窝棚里独自生活 1—4 个月。这期间，男子禁止入内，女孩的祖母会来教育她未来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与义务。叶伊男孩的成年仪式是加入一个团，通常是在灌木丛里扎营，新入团的男孩们学习狩猎技巧、婚姻的责任等。

这些传统仪式自博茨瓦纳独立以后即被法律禁止了，人们只能在老人的讲述中了解过去，然而幸运的是，在笔者调查期间，政府在塞波帕举办了一场文化表演比赛，主要是传统部族的乐器和歌舞表演。其中一个舞蹈队来自叶伊人聚居的村子塞荣伽（Seronga），舞者都是叶伊女性，她们表演的舞蹈就是有关叶伊少女的成年礼。舞者们排队入场，站成半圆，中间用布遮挡着身体、浑身染成赤红的女孩就是月经初潮的少女，她羞涩地低着头。其他女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通过舞蹈和歌声来教给她成人的生活，怎样做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如何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最后，当少女习得这些本领后，终于自信地在周围人的歌声和掌声中翩翩起舞，完成了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

3. 婚礼

传统社会的婚礼通常由父母安排，男女双方家人要在正式婚礼之前定下婚约，通常是男方送给女方家几头牛作为彩礼。叶伊人至今仍留有母系社会的传统，舅舅在家族中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一般由新娘的舅舅来决定新娘的价格。

笔者在塞波帕调查初期，NK 每天晚上都要去后院的表姐家里帮忙，她们要用芦苇杆建造一个新庭院，因为很快表姐女儿的订婚礼将在这里举行，于是笔者非常幸运地参加了整个订婚仪式。

叶伊人的订婚礼十分漫长，从 2011 年 3 月 18 日开始持续到 20 日，共 3 天时间。此前女方亲戚已经在一起开了两次会，新娘的舅舅做主持，会议讨论决定向男方要 8 头牛作为彩礼。正式的婚礼将在 12 月举行，那将是一个西方式的婚礼，而现在的订婚礼是叶伊人的传统仪式。只有通过

了这个仪式，新娘与新郎在人们心中才会被确认成为真正的夫妻。

18日晚上5点，在新娘家的庭院里，女方亲戚们围坐一起开会，主要内容基本是在重复前两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即跟男方要8头牛，邀请哪些人等。此时，新郎及其亲友们共20多人已经到达塞波帕，但是，他们不许进入女方家，而是住在村子里的其他人家。

19日早上5点，女方亲戚们聚集在庭院里开会。博茨瓦纳社会男女性界限分明，在诸如婚礼、葬礼等重要仪式上，都是男人坐在凳子上，女人席地而坐。周围漆黑一片，人们彼此都看不到对方的脸，只能听到声音。笔者明显感觉到这次会议的人数比以前增多了，会议仍由新娘的舅舅主持。

借着月光，笔者看到两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缓缓走进院子，感觉两个人很紧张，走进院子绕了一圈，不声不响地坐在地上，此时院子里特别安静，两人坐好后，开始用很轻微小心的声音说话。原来这两个男人是新郎的亲戚，负责在双方之间传递消息，他们有一套固定的说辞。他们说：“我想要一个妻子”，这时新娘的舅舅会说：“我们并不在一起……”。双方像对暗语一样，说完这几句话后，男方两个信使就起身离开了，仍是低着头，迈着缓慢的步子，像做错了事情一样慢慢走出女方家的院子。接下来，女方也会派出两个信使来向男方传递消息。女方信使带回消息说，“他们会纠正所犯的错误，他们想要一个妻子。”男方两个信使再次缓缓走进院子，重复之前的动作，坐下来：“对不起，请原谅我们的错误。”然后起身缓慢离开。

女方亲戚们在一起热烈讨论着，女方信使带回消息说，今天男方会送一头牛过来，这头牛不包括在彩礼的8头牛内。笔者问身边的女人为什么会单独送一头牛来，女人小声说，因为新娘新郎在结婚之前就有了性生活，这是违背传统的，所以，男方补偿给女方家一头牛……

早上8点多，漫长的会议终于告一段落，人们开始喝茶、吃面包、聊天，等着男方送一头牛过来。直到下午3点多，男方信使终于送来了一头牛，这只牛被捆住四肢，放倒在地上。此时，新娘的舅舅手拿一杆猎枪，准备射死这头牛。只有他有这个权力来杀牛，只听砰地一声枪响，射中了牛的头部。周围的妇女们开心地摇摆着跳舞、打口哨。接下来，男人们开始剥牛皮、切牛肉。19日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最重要的日子是20日上午，仍是早上5点。新娘亲戚们聚在庭院里

开会，双方之间仍由两位男性信使来传递消息。天蒙蒙亮时，男方派来了6位妇女，她们同样迈着缓慢的步子，低着头，进入庭院，她们转了一圈后，坐在地上，低头小声说她们将送来礼物。然后她们站起身，缓缓走出院子。10分钟后，6位妇女排着队，中间一个女人将礼物包裹顶在了头上，缓慢走进院子。

新娘的舅母接过礼物，当场拆包，将礼物一件件拿出来给所有人看，并大声宣布：两双皮鞋（鞋里面放了两百块钱）、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两件衬衫（男式女式）、一件套装、一个毛毯等。舅母再把这些礼物包好，交给新娘的妈妈，妇女们开心地打起口哨。

送完礼物，最重要的时刻到来，就是男方送8头牛过来。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郎家以牛的数量来换算成货币，直接送钱过来而不是真的送牛。可见，牛在这里也是一种货币单位，一头牛价值1500普拉，8头牛就是12000普拉。男方派出两位年长男性亲戚，送钱过来，女方由新娘的舅舅来负责监督数钱。男方亲戚将钱拿出来，当着众人的面，一张一张地数。数好后，新娘舅舅把一沓1500普拉放在一起，嘴里高声数着：“一头牛”，再一沓1500普拉，高声数着：“两头牛”……一直数到8头牛。在场的妇女们一起打口哨欢呼起来。最后，舅舅将这些钱全部交给了新娘的外婆，老人高兴地边打口哨边跳舞。

在女方家人收到礼物和彩礼之后，新郎及其亲属才可以进入新娘家的庭院。20多人排成长长的一列队伍，低头缓缓走进新娘家的庭院，走在最前面的老人是新郎所在村子的头人，其次是新郎的舅舅及男性亲属，最后是女性亲属。进入庭院落座后，新郎的头人开始讲话，和新娘的亲属互相寒暄。接下来，新娘在一片欢呼口哨声中由舅母牵引着进入庭院。

新郎的舅舅开始向众人介绍到场的亲戚，从男到女，介绍到哪位，哪位就站起来跟大家认识，最后介绍新郎，妇女们都兴奋地打起口哨。舅舅带着新郎依次跟女方亲戚握手，更将整个仪式推向了高潮。接着，新娘的舅舅向所有人介绍新娘的亲属们，新娘生父的弟弟还代表父亲家族说了很长一番话，主要介绍了新娘生父家族的历史，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父亲、祖父做过些什么事业……因为新娘父母没有结婚，所以新娘出嫁的仪式在母亲家里举行，彩礼钱由舅舅来决定，否则这一切都会发生在新娘的父亲家里。新娘与大家一一握手打招呼之后，就跟随舅母回到屋子里。双方亲戚们互相握手互相寒暄互相介绍，从此以后就亲如一家了，整个订

婚仪式到此结束。新郎和亲戚们坐车离开，他们不能留下来吃饭，只有新娘的亲戚们才能留在新娘家里吃饭。

叶伊人的婚礼，漫长而烦琐。叶伊人的婚姻，不是两个人的婚姻，而是两个家族的婚姻。两个完全陌生的家族通过这3天的仪式紧紧地绑定在一起，成为彼此的亲属。想要得到一个叶伊人的妻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仅要送8头牛，还要给新娘父母亲戚们买礼物，而且要经历至少3天时间的考验。新郎家的人从始至终都表现得紧张甚至有些卑微，好像在乞求新娘的舅舅、母亲，“给我一个妻子吧，给我一个妻子吧……”

4. 葬礼

叶伊人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会离开躯体，并且还会时常萦绕在亲属们周围要吃的、要喝的，提醒亲人们不要忘记他。在传统时期，叶伊男人死后葬在牛圈里；女人和婴儿死后葬在自家的院子里；大些的孩子死后葬在牛犊圈里。^①

如今的叶伊人生活在城镇和村庄中，已不再按照传统方式来安葬死者，而是用传统与现代基督教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土葬。每个村庄的边缘处有一个很大的公用墓地，村里人过世后都埋葬到那里。

笔者在调查期间，亲历了两次葬礼。现在大多数叶伊人信奉基督教，这在他们的葬礼中有最充分的体现。当一个人死后，遗体会被安放在家屋里，直到周末时举行葬礼，主要为了方便外地亲友们有时间赶过来吊唁。这期间每天早上7点和晚上5点，都会有牧师组织人们祷告，附近的亲属邻居会来参加。在葬礼之前的晚上，很多人会来到死者家里，唱着基督教圣歌安慰家属。

葬礼一般在周日凌晨举行。来宾们首先进屋子里绕着棺材走一圈，见死者最后一面。葬礼上每人都会拿到一张合页，上面介绍死者的姓名、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生平、葬礼过程以及为葬礼服务的人。与此同时，厨师在为人们准备葬礼后的午餐。

瞻仰结束后，亲友们将棺材从室内抬到室外，吊唁活动开始。葬礼由牧师主持，死者的亲人朋友同事纷纷上来讲话，回忆与死者在一起的经历，时而引得人们哄堂大笑，时而又催人泪下。吊唁持续到上午8点多结

^① Larson. T. J., The Bayeyi of Ngamiland, Botswana Notes&Records, Volume21, 1992.

束，人们将死者送到附近的教堂。博茨瓦纳有专门的丧葬服务公司，用专门的车子来运送棺材。这期间，教堂的唱诗班一直陪在死者家属身旁，深情地为他们唱歌，以抚慰他们的悲痛心情。男士着正装、女士穿白裙戴白帽，跟在棺材的后面，边走边唱，教堂音乐旋律优美饱含深情，舒缓了人们失去亲人的悲伤情绪。

到达教堂后，由于参加葬礼的人数很多，只有很少一部分亲友可以站在教堂里面听牧师讲话，牧师的话可以通过喇叭传到外面，其他亲友们就站在外面听。唱诗班依然为人们演唱圣歌。教堂里的仪式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人们又把棺材推出教堂，抬上车，送往墓地。

上午10点到达墓地。死者的墓地已经挖好，家属们坐在墓地对面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男人们将墓地清理好之后，开始将棺材下葬。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家里还是教堂，很少会听到哭声，然而在墓地，死者即将入土之时，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失声痛哭起来，有的甚至悲痛地休克过去。棺材放好后，人们将鲜花放在上面，牧师手捧圣经，带领大家祷告。死者的男性亲属（一般是死者的侄子或者外甥）用一个铁门将棺材盖住，并往上面灌注水泥，直到把棺材全部封住。接着用铁锹向坑里填土，即将填满时，教会人员盛起一锹土，让家人亲友们挨个抓一把，以慰生者。教堂的唱诗班在整个入葬过程中一直在炎炎烈日下高声歌唱，感人至深，他们均无偿地为葬礼服务。

安葬之后，人们将一座铁条制成的架子安置在坟堆上，架子前面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出生时间、死亡时间、下葬时间。葬礼此时并没有结束，人们离开墓地，再次回到死者家中，一起吃午饭。依照传统，回到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洗手，意味着“清除邪恶”。接着，村子里的首长及重要人物将依次讲话，死者的亲戚也会向人们依次介绍死者的亲属及朋友同事，家属们借此机会向所有到场的人及为葬礼服务的人表示感谢。最后，人们开始吃饭，年轻女人们负责分配饭食，仍然是让老人先吃，年轻人后吃。

整个葬礼从早上4点持续到下午2点，来的人越多证明死者越成功、越有影响力。叶伊人非常重视葬礼，只要是同死者有关系并得到通知的人都会去参加。因为葬礼不仅是最后一次见到、缅怀死者的场所，更是一个亲友间见面聚会的好机会。通过参加葬礼，年轻的亲戚们认识了年长者，巩固亲情，同时也很容易结交新的友情。葬礼是死者所有亲属朋友的大聚

会，人们常开玩笑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少亲友，等到他死之后吧……”

六 关于调研过程与结果的若干思考

2011年4月23日，是叶伊人一年一次的文化节，在叶伊人的首府古马雷村举行。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但实际的情况令人担忧。博茨瓦纳目前有6万叶伊人口，文化节这天实际参加的人数却不到200人，而且多数是老人和妇女，还有二十几位来自纳米比亚的叶伊人代表。节日的组织也很松散，比计划时间推迟了3个小时。叶伊人的大酋长在年轻人的簇拥下隆重登场，身着传统兽皮服装的妇女们一边说着叶伊语一边制作着传统啤酒与食物，以表达并强化彼此之间的族群认同。各方代表纷纷讲话，主要内容均是鼓励叶伊人团结起来，保护并传承叶伊语言与文化，为争取叶伊人的合法权力而斗争到底。然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文化节的大多数叶伊人，是否像他们的民族精英、知识分子那样尊重他们的传统与文化呢？

叶伊人的传统文化直接受到统治他们上百年的塔瓦纳人的影响，逐渐从母系社会转变到父系社会，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仪式中仍然保留了一些母系社会的特征，比如舅舅在家族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妇女终身未婚等。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叶伊人与茨瓦纳人已没有多少区别，特别是青少年。博茨瓦纳将茨瓦纳语与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学校、医院、法院、媒体等公共场合全部说茨瓦纳语或英语，学校教科书里讲的是茨瓦纳人的历史与文化，而没有介绍其他未被承认的少数民族。在此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叶伊青少年们遗忘了自己的母语，更模糊了自己的族群身份与文化。

民族问题是很多非洲国家的主要问题，博茨瓦纳自独立以来，受到英国殖民者影响，试图建立一个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博茨瓦纳在政治制度上融合了传统酋长制与西方的民主议会制，被承认的8大部族酋长掌握一定的权力，特别是在基层，传统的习惯法、酋长、头人依然受到尊敬并且合法。所有这些都使国家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迅速发展。然而我们要看到，茨

瓦纳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剥夺、牺牲非茨瓦纳人的权益为代价的。那些未被国家承认的少数民族往往都生活在贫穷、边缘、落后的地方，他们要服从茨瓦纳人的统治，在很多方面遭遇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不仅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更丧失了民族存在的尊严。

一些少数民族的精英们开始通过不同方式抗议国家的政策，博茨瓦纳大学副校长莉迪亚（Lydia）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叶伊人，她的母亲就生活在笔者调查的村子塞波帕。多年来莉迪亚（Lydia）一直致力于争取叶伊人被国家承认，她参与创建了非政府组织 Kamanakao Association，旨在传播和保护叶伊语言与文化。她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以唤起更多组织与人们对叶伊人的关注与支持。她认为：“国家要承认这些少数民族，将多元文化引入公共领域，使得博茨瓦纳的文化更加丰富，这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① 当笔者问她今后有何打算时，她坚定地回答：“我会继续斗争，直到我死……”

是继续坚持单一民族国家的道路？还是多元文化并存发展？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和勇气。笔者将继续关注博茨瓦纳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责任编辑：王学军）

^① Lydia Nyati-Ramahobo, *Minority Tribes in Botswana: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08.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he continent and identifying areas of further research. It concludes by calling for the study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to develop a culture of serious research beyond current 'dragon in the bush' preoccupations and to properly engage a complex subject mainstreaming as an important and consequential issue in African politics.

Key Words: China model; Sino-African relations; African development

An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Wayeyi People in Botswana and Some Thoughts about Nation Building: Take Sepopa Village for Example

Xu Wei, Doctor,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is a multiculture in Botswana, it is developing towards to build a nation state, only one language, one nationality, one culture, but ignoring the other minority ethnic groups. The article is an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minority Wayeyi people in Botswana. Taking Sepopa villag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discussed the Wayeyi's history, social structures, daily life and rituals systematically, and then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of Wayeyi.

Keywords: Botswana; Wayeyi; Fieldwork; Transition

Thinking of China's Aid and Investment in the Congo (DRC)

Zhang Xiaofe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Li Pengtao,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umber and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aid,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Africa are increasing and rising in recent yea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l situ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launched a series of research projects to grasp first-hand information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research. This paper is the results of the Joint Task Force surveying in Congo (DRC). The research team tried to study